

古代希腊赛会研究

王大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古代希腊赛会研究

王大庆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代希腊赛会研究 / 王大庆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 - 7 - 5203 - 0013 - 1

I. ①古… II. ①王… III. ①运动竞赛—体育运动史—研究—古希腊 IV. ①K815.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7628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沂纹
责任编辑 刘志兵
特约编辑 张翠萍等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7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古代希腊的“赛会”与“赛会精神”的起源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古希腊“赛会”的起源与发展	(5)
三 “赛会精神”在希腊其他社会活动中的体现： 以哲学研究为例	(13)
四 余论：为什么其他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希腊式的 “赛会”和“赛会精神”	(16)
 第一章 说 <i>agon</i>	
——一个词的文化史	(20)
一 <i>agon</i> 词源辨析	(21)
二 <i>agon</i> 与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	(27)
三 <i>agon</i> 是古希腊人所独有的吗	(35)
 第二章 古代希腊体育赛会概说	(50)
一 古代希腊体育赛会资料综述	(51)
二 古代希腊体育赛会历史简述	(64)
三 古代希腊体育赛会运动项目说略	(87)
结语	(103)
 第三章 “神圣”与“世俗”之间	
——试论古希腊奥林匹亚赛会的宗教性	(105)
一 奥林匹亚赛会的“宗教性”	(106)
二 奥林匹亚赛会的“世俗性”	(110)

三	“神圣性”与“世俗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114)
结语		(117)
第四章	略论古希腊赛会中体育竞技活动的仪式性特征	(119)
一	赛会中贯穿始终的仪式	(119)
二	赛会仪式的“常”与“变”	(123)
三	赛会仪式的意义和古希腊宗教的特点	(126)
第五章	现实与理想之间	
	——古希腊体育竞技中的裸体习俗探析	(129)
一	“裸体竞技”本身的特点及其独特性	(130)
二	“裸体竞技”的历史起源	(133)
三	“裸体竞技”的意义和内涵	(136)
结语		(145)
第六章	“桂冠”与“奖金”	
	——关于古希腊体育赛会的“专业”与“业余”	
	之争	(147)
一	问题的提出：古希腊“专业主义”神话的产生和	
	终结	(148)
二	争论的问题与焦点：如何看待希腊体育竞技	
	中的“奖励”与“金钱”	(153)
三	古希腊赛会的另一个面相：“非功利性”	
	及其产生的原因	(160)
第七章	略论古希腊人的“体育与战争之争”	(169)
一	正方观点：体育场是训练士兵的学校	(170)
二	反方观点：体育运动和比赛无益于军事生活	(176)
三	几点分析	(181)
第八章	从奥林匹亚赛会看古希腊人的平等观念	(190)
一	奥林匹亚赛会中的“平等”	(191)
二	奥林匹亚赛会中的“不平等”	(195)



三	“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兼及两种不同性质的“平等”	(201)
第九章	古希腊体育竞技、“少年爱”与男权社会	(206)
一	古希腊的“少年爱”与“同性恋”	(207)
二	“少年爱”与古希腊体育竞技的关系	(218)
三	“少年爱”与男性权力的建构	(227)
第十章	从体育运动看古希腊人对女性的性别建构	(234)
一	古希腊的女性对体育运动和比赛的参与度	(234)
二	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语境”及其限定性	(240)
三	希腊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形象的建构	(242)
第十一章	“泛希腊赛会”“泛希腊主义”与古希腊民族认同 ——从城邦到帝国转型的一个视角	(247)
一	“泛希腊赛会”的举办真的能够起到消弭 纷争的作用吗	(248)
二	“泛希腊赛会”真的是所有希腊人都参加的活动吗 ——简述其“地方性”特征	(255)
三	“泛希腊赛会”与“泛希腊主义”的关系 ——“泛希腊主义”思想兴起的几个节点及其语境	(258)
	结语	(263)
第十二章	“争”与“让” ——试比较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观念	(265)
一	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的界定	(266)
二	古代中国思想中的“争”与“让”	(272)
三	比较和分析	(277)
参考文献		(286)
后记		(303)

图表目录

表一	历史上不同时代体育运动的特点	(7)
表二	公元前 6—前 1 世纪四大“泛希腊赛会”优胜者的 地区分布	(71)
表三	四大赛会循环周期	(72)
表四	奥林匹亚赛会比赛项目（按照设立时间的先后顺序）	(75)
图一	石质的 <i>halters</i>	(98)
图二	标枪上的皮圈	(99)
图三	奥林匹亚圣域（一）	(113)
图四	奥林匹亚圣域（二）	(113)
图五	少女运动雕像	(236)
图六	“泛希腊赛会”举办地的地理位置	(256)

绪 论

古代希腊的“赛会”与 “赛会精神”的起源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古希腊文中，“ἄγών”（拉丁文转写成 *agon*）一词用来泛指一切类型的比赛。“奥林匹亚赛会”的古希腊文写法就是“ὁ Ὀλυμπικὸς ἄγών”。

agon 是希腊人用于表示各种竞赛活动尤其是体育竞赛最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在新版的《牛津古典辞书》中，对 *agon* 有两种解释：（1）表示渗透到希腊生活中的非正式的和即兴的带有竞争性质的打头与对抗，为了获得胜利或求得生存而进行的普遍的斗争；（2）指人们聚在一起，为了祭祀神灵或地方的英雄而举行的正式的竞赛。^① 可见，*agon* 包括一切正式和非正式的比赛。

agon 的动词形式是 *agein*，意思是“to lead, bring, drive, weigh, celebrate”，大致的意思是让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某种节庆活动，复数形式是 *agones*。*agon* 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希腊词，因为这样的一种活动在现代社会既没有相吻合的对应物，也没有直系的“后代”，其丰富和独特的内涵是任何一个现代的英文词汇都不能表达出来的。与 *agon* 比较接近的英文词汇是 *contest*（竞赛）或 *compete*（竞争）。不过，在现代

^①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edited by Simon Hornblower & Antony Spawfo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1.

英文中, *agon* 这个词的确还是有一些直接的派生词, 比如 *agony*, 这个词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精神或肉体上的痛苦, 二是表示某种激烈的抗争, 虽然没有直接地表达出 *agon* 的全部内涵, 但至少还是抓住了 *agon* 的某种内在的含义, 那就是由竞赛、竞争所造成的人的精神和肉体的紧张与痛苦。再如, 英文中 *protagonist*, 原来的意思是“比赛 (*agon*) 中的第一名”, 现在既可以指戏剧中的主人公, 也含有领导者的意思。既然英文中都找不到非常合适的词来翻译 *agon*, 那么用中文翻译就更难了, 不过, 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尝试。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从根本上讲, *agon* 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二是人们聚集在一起的目的是进行某种竞赛, 所以我们不妨把 *agon* 翻译成“赛会”。^①

毫无疑问, 在几乎所有古往今来的人类文明中, 都普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竞争或者竞赛, 也就是说, 这种广义的“竞争”并不仅仅存在于古代希腊。但不可否认的是, *agon* 一词所体现出来的“赛会精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游戏规则” (*game rules*) 在古代希腊发展得尤其完备。

不过, 在古典学界, 对“赛会”在古希腊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认识却是很晚近的事情。学界普遍认为, 是德国哲学家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率先发现了希腊文化中的“赛会精神”, 对此, 伯克特在其名著《希腊宗教》中指出, “从弗里德里希·尼采开始, 赛会精神 (*the agonal spirit, der agonale Geist*) 就常常被看作是希腊文化的特征和动力之一”。^② 不过, 同样为学界所公认的, 是尼采在巴塞尔大学的同事和朋友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 第一次对希腊赛会的起源、表现、作用及影响作出了全面和系统的阐述, 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演说集《希腊文化史》

① 参看本书第一章。

② *Walter Burkert, Greek Religion, translated by John Raff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05.*



(*Griechische Kulturgeschichte*) 当中。^① 当代古典学大家 M. I. 芬利 (M. I. Finley, 1912—1986) 对布氏的这一洞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说“布克哈特最伟大的‘发现’就是认识到了赛会在希腊人生活中的中心位置”。^② 在布克哈特之后, 尤其是随着以延续古代传统为己任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 赛会开始得到了西方古典学界广泛的关注和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 著名的古史专家伽丁纳尔 (E. N. Gardiner) 在《古代世界的体育运动》(*Athletics of Ancient World*) 一书中说, 在历史上, “没有哪个民族像希腊人那样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沉迷于赛会, 没有哪个民族如此地喜欢竞赛”。^③ 的确, 某种形式的竞赛或者比赛也曾经出现在希腊以外其他的古代文明中, 但只有希腊人把赛会摆在了其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 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规则和范式, “赛会精神”渗透和贯穿到希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希腊人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在希腊文明衰亡之后, 这种精神的种子还在后来的罗马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中生根发芽, 在很多方面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

近代以来, 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 关于古希腊奥运会的研究也成为古希腊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西方学者纷纷从宗教、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对古希腊的体育运动和比赛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① 布克哈特的这本演说集的德文本于 1902 年出版。1963 年出版了第一个英文选译本。1998 年出版了由沙拉·斯特恩 (Sheila Stern) 翻译、奥斯温·穆瑞 (Oswyn Murry) 编辑并作序的新的英文选译本《希腊人和希腊文明》(*The Greeks and Greek Civilizati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ondon)。在穆瑞的长篇序言中, 就谈到了尼采和布克哈特的这一伟大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除了他们的会晤所产生的创作热情之外, 毫无疑问, 布克哈特和尼采对希腊世界所共同拥有的最富有意義的独特认识就是希腊和现代文化 (按照尼采的看法) 中的‘竞技’的一面的重要性的认识。个人之间的竞技和对于追求卓越的渴望居于早期希腊人的世界观的中心位置, 这一认识是他们共同的发现。甚至在到巴塞爾之前, 尼采似乎就已经认识到竞技和竞赛的重要性; 但布克哈特已经独立地对此作出了系统阐述, 并开始忙于具体地论证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希腊文化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了。这的确是布克哈特对希腊精神所有的洞悉中最重要的一点, 这种认识至今在希腊历史的研究中还在不断结出硕果……” 参看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 王大庆译,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29—30 页。

② M. 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6, p. 3.

③ E. Norman Gardiner, *Athletics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1930, p. 2.

成果颇丰。^①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古代奥运会历史的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多成果^②,但总体而言,对古希腊的赛会的综合研究尚不多见,对赛会精神的探讨还有待深入。那么,古希腊的“赛会”是如何起源的,又经历了

① 美国学者斯坎隆于1984年编辑出版了《希腊罗马体育运动研究参考书目》一书,全面收集和整理出了一份书单,时间范围从1840年到1984年,文种涉及英、法、德、意等,内容主要涉及希腊罗马运动的历史和项目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总计1615种。参看 Thomas F. Scanlon, *Greek and Roman Athletics, A Bibliography*, Chicago: Ares Publishers, Inc., 1984。马克·戈顿 (Mark Golden) 在1998年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希腊的体育运动与社会》(*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一书的附录中有一篇《文献综述》,较为详尽地对近一百年来西方学者 (主要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英美国家) 在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述评。另外,参看路光辉《西方学者关于古希腊体育运动研究述评》,《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1年5月。

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不断在奥运会上创造佳绩,中国学者对奥运会历史的研究也加快了步伐。就笔者所见,著作主要有:王在武、刘修武、王俯民编著《奥林匹克运动会史略》,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版;范益忠、丁中元编著《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于克勤、章惠菁编《古代奥运会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崔乐泉编著《古代奥运会》,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邵励著《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研究:政治文化史的视角》,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王以欣于2008年出版的专著《神话与竞技——古希腊体育运动与奥林匹克赛会起源》(天津人民出版社)是国内第一本从神话的角度对古代希腊的运动会做出全面、系统和深入研究的著作,作者在参考了大量古典文献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希腊体育赛会的起源、兴衰和主要比赛项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描述,是本书撰写过程中最重要的参考著作之一。在论文方面,学者们纷纷从宗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角度对古代奥运会的起源、发展、衰亡以及影响等各方面展开了讨论,下面仅列举一些笔者所见到的2000年以来的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很多学者探讨了奥运会的宗教起源及其与希腊宗教的关系,包括王俊奇、饶绍振《奥林波斯宗教与古代奥运会的产生》(《体育与科学》2001年第3期),佟洵《奥林匹克与宗教文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陈炎、赵玉《宗教信仰与奥运兴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路光辉《葬礼与古代奥运会》(《体育文化导刊》2007年9月)和《古代奥运会的宗教起源》(《体育学刊》2008年11月),邢颖《希腊城邦与奥林匹亚节》(《世界历史》2013年第6期)。有些学者则从政治的角度,探讨了希腊城邦政体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密切关系,如杨弢、卢元镇《希腊城邦制度与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陈炎、赵玉《奥林匹克运动的政治动因》(《南开学报》2007年第1期),邢颖《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城邦关系与城邦贵族——以公元前420年第90届奥运会为例》(《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和《论古希腊泛雅典人节中的城邦意识》(《历史教学》2014年第22期)。有的学者探讨了古希腊的经济与奥运会的关系,如陈支越、曾贤军、宋跃然《古希腊的社会经济与古奥运会》(《体育科技》2001年第3期)。有的学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希腊奥运会的思想依据,如李力研《体育,希腊人的自由——读黑格尔〈历史哲学〉片断》(《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王文华《希腊体育竞技与希腊精神》(《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陈斌、饶远《古奥运会兴衰嬗变的历史文化思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那些发展和变化?这种“赛会精神”是如何渗透到古希腊人的其他社会生活中的?“赛会精神”的内涵是什么?为什么在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其他古代文明中没有发展这种希腊式样的“赛会”和“赛会精神”?

二 古希腊“赛会”的起源与发展

说到希腊的“赛会”,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肇始于公元前 776 年的奥林匹亚赛会。此后,地方的体育赛会和其他的“泛希腊赛会”也纷纷创办。不过,在这些宗教节庆活动中举行的体育赛会仅仅是希腊赛会的形式之一,只是赛会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正如布克哈特所言,“当英雄时代的君主政体衰落之后,希腊人中所有的高级生活,不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拥有了赛会的特征。在这里,品质和自然的优越(*arete*)都被展示出来,在比赛中获得胜利是一种不带有任何敌意的高贵的胜利,就好像是一种古老方式的复活,人可以用这种和平的方式战胜另一个人。生活中很多不同的方面开始带上这种竞赛的特点。我们在宴饮上宾客们的交谈和轮流唱歌中,在哲学探讨和法律程序,直到公鸡和鹁鸽打斗……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①大体说来,古希腊人的“赛会”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身体上的赛会,最主要的就是体育比赛、军事训练和战争;另一类是精神或思想上的赛会,如政治辩论、法庭诉讼、哲学争论、

(接上页注②) 陈村富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赛会考》(《浙江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一文中对古希腊的赛会所体现出的希腊文化精神以及哲学家对体育竞技的反思作出了深入的分析 and 思考。此外,解光云在《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文体性公共空间与竞技活动》(《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5 年 12 月)中则从公共空间的角度说明了包括健身房、运动场在内的文体性公共场所为希腊的竞技活动提供了一种依托;何元国在《荷马社会中的体育竞技》(《体育文化导刊》2007 年第 7 期)一文中,结合《荷马史诗》中关于体育竞技的描写,分析和说明了希腊竞技起源于荷马时代;吕厚量在《古希腊奥林匹亚文化地方性探析》(徐松岩主编《古典学评论》第 2 辑,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版)中通过对希腊旅行家鲍桑尼阿斯的著作的细致研读,对奥林匹亚地方文化的天然独特性和后天保守性做出了独到的分析。此外,还有大量硕士、博士论文,由于篇幅所限,笔者不能对所有的成果一一列举,只想以此说明,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希腊运动会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无疑对本书的写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第 231 页。

诗歌和戏剧比赛等。此外，在古代希腊还有名目繁多和五花八门的比赛，如喝酒比赛、选美比赛、剪羊毛比赛等。

在希腊的各种赛会活动中，体育比赛无疑是起源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一种赛会。实际上，正是在体育比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之后，这种赛会精神才逐渐渗透到希腊人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去的。下面我们就以体育赛会为例看一下希腊“赛会精神”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大概是由于司空见惯的原因，虽然体育运动和比赛很早就占据了希腊人的生活，并且贯穿了希腊文明的始终，但古代希腊留下来的有关赛会的直接记载和论述却少得可怜^①，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还是通过别的民族几乎没有希腊式的体育赛会而认识到他们的这种社会生活方式的独特性的，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希罗多德在到访埃及的时候惊讶地看到那里竟然没有设立正式的体育比赛。^②

从体育赛会的种类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所有希腊人都可以参加的，即“泛希腊赛会”，最重要的“泛希腊赛会”有四个，按照创办的时间顺序包括奥林匹亚赛会（the Olympic Games，创始于公元前776年），皮提亚赛会（the Pythian Games，创始于公元前582年），地峡赛会（the Isthmian Games，创始于公元前581年），尼米亚赛会（the Nemean Games，创始于公元前573年）。四个“泛希腊赛会”各具特色，其中奥林匹亚赛会由于四年一次（皮提亚赛会也是四年一次，地峡赛会和尼米亚赛会都是两年一次），而且只设立体育项目（其他的运动会还包含音乐和诗歌等比赛），最为纯粹，所以影响最大。除了全希腊的运动会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举办的赛会。这两类赛会的共同特点就是都依托于某种宗教崇拜活动，是祭祀神灵的宗教节庆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古代和现代的运动会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除了参赛者不同之外，“泛希腊赛会”与地方举办的赛会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泛希腊赛会”都是“桂冠赛会”（crown games），因为

① 除了诗人品达献给“泛希腊赛会”优胜者的“凯歌”以及一些散见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及希腊演说辞和戏剧当中的零星论述之外，唯一的一篇专门论述体育比赛的文献就是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os）的《论体育运动》（*On Gymnastics*）。另外，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② 参看希罗多德《历史》，2，91。



优胜者的奖品主要是象征性的奖励 (token prize), 也就是用当地的一种最有名的植物的枝编制的桂冠^①, 而地方赛会一般都是“奖金赛会” (money games or cash games), 奖品一般是奖金或值钱物品。虽然这些“泛希腊赛会”的比赛项目远没有现代运动会那么丰富, 但在紧张程度上却远远高于现代的运动, 因为这些运动会大都遵循着“只有第一名才是胜利者的原则” (first-only rule), 即一个项目只有一名优胜者, 没有亚军、季军, 更没有现在所谓的“参与精神”, 获取桂冠是参赛者追求的唯一目标, 获胜就会得到一切, 失败是可耻的和可悲的, 故而有“不获胜毋宁死” (either the wreath or death) 之说。^② 此外, 与现代运动会不同, 希腊的运动没有运动纪录, 一个人的优胜纪录是按照获得运动会该项目胜利的次数来计算的, 虽然也会出现蝉联冠军的情形, 但这种胜利的保持也只是持续到下一次比赛的下一位优胜者出现为止。美国学者阿兰·古特曼在其《从仪式到纪录: 现代体育的本质》一书中, 从以下七个方面比较了古代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联系和区别 (表一), 其中, “数字化”和“纪录”是现代体育和包括古希腊体育赛会在内的传统体育最大的和最明显的差别, 从中也可以看出古希腊体育竞技活动的种种特点:

表一 历史上不同时代体育运动的特点^③

	原始体育	希腊体育	罗马体育	中世纪体育	现代体育
世俗化	是或否	是或否	是或否	是或否	是
平等	否	是或否	是或否	否	是
专业化	否	是	是	否	是
理性化	否	是	是	否	是
官僚化	否	是或否	是	否	是
数字化	否	否	是或否	否	是
纪录	否	否	否	否	是

① 奥林匹亚赛会用橄榄树 (olive) 枝, 皮提亚赛会用月桂树 (laurel) 枝, 地峡赛会和尼米亚赛会用欧芹 (parsley) 或者旱芹 (celery) 枝叶。

② M. I. Finley & H. W. Pleket, *The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London, 1976, p. 16.

③ Allen Guttmann,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4.

可以说，在“泛希腊赛会”上获得桂冠是古希腊人一生所追求的最高的人生目标。在雅典，当某个公民家庭生了一个男孩的时候，就会在家门口挂上一个橄榄桂冠^①，这一习俗十分明显地昭示出古希腊人的理想和希冀。虽然在“泛希腊赛会”上获得优胜只有象征性的奖品，但在这些优胜者回到家乡后会得到很多特权和价值不菲的实物奖励。^② 芬利指出，希腊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赛会，其精神的根源就是他们“对荣誉的无比热爱”（*philotimia*）^③，同时，作为副产品，这些桂冠的获得者也会在他们的城邦中获得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

关于奥林匹亚赛会的起源，希腊人倾向于把它追溯到神话时代，有各种不同版本的关于某位神灵创办奥林匹亚赛会的说法。例如，一种说法认为是天神宙斯在与其父克洛诺斯（Cronus）摔跤获胜之后创立的，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底比斯的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征服伊利斯（Elis），向其国王奥革阿斯（Ageus）复仇之后创立的。但斯特拉波认为这些神话是完全不可信的。^④

在荷马史诗中，就有了关于体育比赛的记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阿喀琉斯为阵亡的战友帕特洛克鲁斯举行葬礼之后举办的运动会，比赛的项目包括两马车赛、赛跑、拳击、摔跤和投掷等项目。值得注意的是，参赛者基本上都是王族或地位很高的贵族将领，普通的士兵只有观看和为比赛者加油的资格。奖品是包括青铜大锅、三足鼎、马匹和女奴在内的实物。实际上，这些生活用品和奴隶并不是比赛的主要目标，为荣誉而战才是最重要的。^⑤ 虽然荷马史诗的真实性及其反映的时代还存在争议，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看出体育赛会在希腊起源阶段的一些轮廓。一方面，最早的体育比赛只是在国王和贵族的小范围内进行，这是与荷马时代王权的式微和贵族

① Mark Golden, *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p. 35.

② “泛希腊赛会”的优胜者回到家乡后的奖励包括：免费的食物（*sitesis*），观看赛会时前排就座的特权（*prohedria*）以及其他的礼物。雅典对优胜者尤其慷慨，据普鲁塔克记载，梭伦立法中规定奥林匹克赛会的优胜者可以获得 500 德拉克马的奖金。见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 42.

③ M. I. Finley & H. W. Pleket, *The Olympic Games: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p. 21.

④ Mark Golden, *Sport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 p. 12.

⑤ 参看何元国《荷马社会中的体育竞技》，《体育文化导刊》2007年第7期。



政治的兴起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作为“赛会精神”核心理念之一的追求荣誉的观念已经形成，为此后的赛会定下了基调。

古风时代（即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是希腊城邦形成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贵族政治也逐渐被具有很强的民主色彩的城邦体制所取代。在这个时代，所有公民都可以参加的本邦的和全希腊的运动会开始迅速地发展起来。布克哈特在《希腊文化史》中把这个时代命名为“赛会时代”（Agonal Age），并非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个时代以前，“运动会与其说是一项常规性的赛事，不如说一种偶然的活动，直到赛会时代的到来，全部生活才开始围绕这项活动来展开”。^① 公元前 776 年，在奥林匹亚举办了第一届“泛希腊赛会”，此后每四年举办一次，这一年既是希腊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端，同时，“奥林匹亚年”（*Olympiados*）也随即成为古希腊人普遍使用的一种纪年方法。^② 在奥林匹亚创办“泛希腊赛会”的确是希腊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那以前，在希腊只有一些地方举办的、围绕某个神龛或神殿举行的小型赛会，奥林匹亚赛会则开启了一个新的传统，由于其只设有体育比赛，且没有大邦的影响和制约，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来自全希腊的数量众多的参赛者。在公元前 6 世纪的头 25 年里，另外三个最重要的“泛希腊赛会”也相继创建，除了体育比赛，这些新创立的“泛希腊赛会”还加入了音乐、诗歌、合唱等比赛项目，使赛会的内涵更为丰富了。这些“泛希腊赛会”的创立使希腊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尤其对于在城邦体制下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国家的古希腊来讲，“泛希腊赛会”几乎成为唯一的一条维系民族认同感的纽带，也成为区分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一条分界线。^③

① 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腊人和希腊文明》，第 231 页。

② 希腊语中“*Olympiados*”一词指的就是两次奥林匹克赛会之间的四年间隔，希腊人常常以第几届奥林匹克赛会召开的时间来推算年份。参看 Paul Christesen, *Olympic Victor Lists and Ancient Greek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5-6。

③ 希腊演说家伊索克拉特于公元前 380 年在奥林匹亚赛会上发表的《泛希腊演说》中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泛希腊集会的创办者应当受到称赞，因为他们给我们传下这样一种风俗，使我们停战议和，化除现有的仇恨，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使我们在共同祈祷、共同献祭的时候，想起彼此间的血缘关系，感到在未来的时间里我们会更加亲善，重温旧日的友谊缔结新生的关系……”见《罗念生全集》第 6 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4 页。

在希腊城邦时代，这条分界线一直是非常严格和分明的，非希腊人完全没有参加运动会的资格和机会，直到后来的马其顿人融入希腊文明之中并接过赛会的传统，情况才发生变化。^①

在“泛希腊赛会”纷纷创立的同时，地方的体育赛会并没有萎缩，也在同时发展。品达的凯歌中就提到过 20 个地方赛会。公元前 5 世纪拉科尼亚的一块碑文记载，达墨弄（Damonon）和他的儿子恩马克拉提达斯（Engmacratidas）在伯罗奔尼撒的 8 个赛会上获得了 72 次胜利。^② 由于 4 个“泛希腊赛会”比赛的时间相互错开，因此，几乎每年都有重大的赛事，所以，巡回赛（*periodos*）的传统开始形成。有证据表明，在这个时期，早期的只有王公贵族才可以参赛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在希腊城邦中凡是具有公民身份且没有犯罪记录的人都可以参加比赛。^③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没有专门为贵族举办的比赛，但由于比赛地点的分散和地理上的限制，能够负担得起各个地方参加比赛费用的也基本上都是富人，这当中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贵族。^④

实际上，古希腊体育赛会的平民化或大众化与战争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城邦体制的建立，公民兵成为战争的主体，荷马史诗中描述的早期的由主将之间的对决来决定战争胜负的方式现在则被重装兵排兵

① 参看本书第十一章。

②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 41.

③ 据说公元前 776 年第一届奥林匹亚赛会短跑比赛的优胜者就是当地的一个面包师，见 Nigel Wilson (e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 514. 不过，在古风时代非贵族出身的普通公民在体育赛会的参与度上，西方学术界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参看 Nike Fisher, *Gymnasia and the Democratic Values of Leisure*, 载 *Kosmos Essays in Order,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Classical Athens*, edited by Paul Cartledge, Paul Millett & Sitta von Red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85–86.

④ 在希腊的体育赛会中，主要有两种比赛，一是“裸体竞技”，二是包括赛马和马拉赛车在内的“马赛”，如果说在“裸体竞技”上贫富的影响还不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马赛”就一直是富人的天下，因为在古希腊，买马和养马都是极为昂贵的，以至于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而“马赛”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项目，利用这个机会提高自己在城邦中的威望和地位以赚取政治资本是富人们常用的手段。需要说明的是，“马赛”的优胜者并不是赛马或赛车的驾驭者，而是其所有者。此外，奥林匹亚赛会的参赛者在参赛前必须在家乡进行长达 10 个月的训练，到达伊利斯的时候还要进行为期 30 天的预选赛，这些都会使贫穷的人望而却步。参看 Nigel Wilson (e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Greece*, pp. 310, 515.